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一至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德緒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會要

春秋集解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集解十二卷宋蘓轍撰先是

劉敞作春秋意林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皆
舍傳以求經古說漸廢後王安石與孫覺爭
名至廢棄春秋不列於學官轍以其時經傳
並荒乃作此書以矯之其說以左氏為主左

氏之說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趙諸家以足之
蓋以左氏有國史之可據而公穀以下則皆
意測者也自序稱自熙寧間謫居高安為是
書暇輒改之至元符元年卜居龍川凡所改
定覽之自謂無憾蓋積十餘年而書始成其
用心勤懇愈於奮臆遽談者遠矣朱彞尊經
義考載陳宏緒跋曰左氏紀事粲然具備而
亦間有悖於道者公穀雖以臆度解經然亦

得失互見如戎伐凡伯於楚丘穀梁以戎為
衛齊仲孫來公穀皆以為魯慶父魯滅項又
皆以為齊實滅之顯然與經繆戾其失固不
待言至如隱四年秋翬率師會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
災乙亥嘗莊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送女諸
如此類似公穀之說妙合聖人精微而頗濱
一槩以深文詆之未免因噎廢食讀者捨其

短而取其長可也其論是書頗允此本不載
蓋刻在宏緒前也宋史苑文志稱是書為春
秋集傳文献通考則作集解與今本合知宋
志為傳寫訛矣乾隆四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集解原序

予少而治春秋時人多師孫明復謂孔子作春秋略盡一時之事不復信史故盡棄三傳無所復取予以為左丘明魯史也孔子本所據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為本杜預有言丘明授經於仲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斯言得之矣至於孔

子之所予奪則丘明容不盡明故當參以公穀啖趙諸人然昔之儒者各信其學是已而非人是以多窒而不通老子有言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予竊師此語故循理而言言無所係理之所至如水之流東西曲直勢不可常要之於通而已近歲王介甫以宰相解經行之於世至春秋漫不能通則詆以為斷爛朝報使天下士不得復學嗚呼孔子之遺言而凌滅至此非獨介甫之妄亦諸儒講解不明之過也

故予始自熙寧謫居高安覽諸家之說而裁之以義為
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數年矣每有暇輒取觀焉得前說
之非隨亦改之紹聖之初遷於南方至元符元年凡三
易地最後卜居龍川之白雲橋杜門無事凡所改定亦
復非一覽之灑然而笑蓋自謂無憾矣南荒士人無可
與論說者顧謂子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然在後此孔子之不可及而顏子之所太息也而況於
予哉安知後世不復有能規予過者其於昔之諸儒或

庶幾焉耳汝能傳予說使後生有聞焉者千歲之絕學
儻在於是也二年閏九月八日志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要卷一千二百九十九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一

宋 蘇轍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而書正月何也言朝正於廟於是始成君也惠公娶于宋曰孟子卒其媵聲子生隱公又娶于宋曰仲子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是以未嘗即位也隱公雖長庶子也桓公雖幼適子也適子

當立而不能自立庶子不當立而能自立矣然則桓公之立不在隱公也隱立而以奉桓其志可也而禮則不可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然則自立而以奉桓禮歟穀梁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兄弟天倫也為人子受之父為人臣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可謂輕千乘之國矣蹠道則

未也然則廢桓而自立禮歟兄弟之不加適庶古之道也諸侯再娶之非禮惠公尸之矣惠公以夫人娶之而其子可不可以為適乎雖然自立以俟其長亂之道也盍亦立桓而已為政乎立桓而已為政及其成人而授之於是可謂禮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不書爵不名而字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也或曰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之非禮也凡

書皆以譏之予以為不然春秋之際王室衰矣然而周禮猶在天命未改雖有湯武未能取而代之也諸侯之亂舍此何以治之要之以盟會威之以征伐小國恃焉大國畏焉猶可以少安也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故春秋因其禮俗而正其得失未嘗不予以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盟必有日月而不日失之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

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
月成於時者時不然皆失之也故崩薨卒弑葬郊廟
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
此者皆以日成者也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
皆以時成者也會遇平如來至侵敗伐圍取救次遷
戍追襲奔叛執水旱雨電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
或以月成或以時成者也惟公即位不書日有常日
也外殺大夫不書月與日卑不以告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段鄭伯之母弟也其母愛之封之於京將作亂大夫
請禁之鄭伯不許及聞其將襲鄭而後伐之段出奔
共段之不稱弟及公子何也段將為君非復臣也不
稱段之奔而稱鄭伯之克何也段之亂鄭伯成之也
克者何能勝也段之欲為亂久矣鄭人知之而鄭伯
不禁非不能也將養之使至於亂而加之以大戮故
雖逐之而國人不敢爭母不敢愛此鄭伯之所謂能

也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以示得其情也凡諸侯之事告則書不然則否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公羊穀梁以為諸侯之事盡於春秋也而事為之說則過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賄

魯之喪諸侯有來賂者矣皆以常事不書書宰咺尊王命也天子之宰曰宰周公曰宰渠伯糾咺之名何也其賂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

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以賄惠公
則緩以賄仲子則未薨也使受命於君出而不如其
素雖正之可也季文子聘于晉求遭喪之禮而行遭
喪而以常禮行之不可未喪而以喪禮行之可乎周
雖命之嘔不得行也唯命而行之以為非使也故名
仲子之不稱夫人何也非薨非葬名有所不必書也
穀梁曰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賄人之母
則可賄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而受之以仲

子為惠公之母疑於僖公成風故也婦人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由其夫之喪而贈之曰惠公仲子由其子
之喪而襚之曰僖公成風禮不可以贈人之妾而仲
子獨無子乎雖從其夫禮也故凡春秋之事當從史
左氏史也公羊穀梁皆意之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事
亦略矣非以為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以意傳春
秋而不信史失孔子之意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言及而不言其人內之微者也宋人外之微者也或曰皆遠而失之也宿小國也盟而以國地宿與盟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天子之卿也不稱使非王命也不言朝未嘗朝也天子之卿而外交於諸侯非禮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魯大夫也大夫之喪君不與小斂則不日以為少恩也或曰遠而失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之不氏未賜族也或曰未王命也古者天子賜
姓諸侯賜族楚未嘗通於周而其大夫曰屈完故氏
非王命也極小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也裂繻之不氏何也小國之
大夫稱人其名皆特書也書裂繻以其逆女也凡女
在國稱夫人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上卿逆之上公臨

之諸侯親迎有故則使大夫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繻也其盟魯故也魯人有怨于莒裂繻既昏
於魯而為魯盟莒故比之魯大夫而稱字嘉之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桓公之母仲子也凡公母稱夫人薨則曰夫人某氏
薨葬畢而祔于廟則曰葬我小君某氏不稱夫人則
曰某氏卒不祔于廟則不書葬仲子始娶于宋故曰

夫人子氏薨特立之廟而不祔故不書葬左氏曰不
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
人故不言葬考之以事皆不合失之矣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凡春而書月則書王不然則否日食則曷為或日或
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
食正朔也不言日夜食也不言朔朔在前也不言朔

與日朔在後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聲子也隱公將不終為君故不稱夫人不稱子氏而稱君氏何也哀公之母曰姒氏卒哀未君也隱既君矣不稱子氏而稱君氏著其君也詩曰母氏聖善又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禮曰汰哉叔氏又曰哭於賜氏皆非姓也猶曰君氏云爾公羊穀梁曰此尹氏也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天王崩為魯主故卒之王子

虎劉卷皆天子之大夫也其卒未嘗不名使尹氏嘗為諸侯主矣則將名之其曰尹氏而不名非尹氏也蓋君氏也

秋武氏子來求謄

武氏子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也未爵而使之非正也不言使桓未君也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謄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

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春秋薨魯君而卒
諸侯魯史也其書來赴也其名與魯通也凡諸侯同
盟名於載書朝聘會問皆以名通故卒則書名不然
則否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君薨赴於
他國曰寡君不祿臣子而名其先君非禮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魯往會故書春秋以魯故卒諸侯及其葬則雖子男稱公何也會者在外信其臣子之詞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戊申衛州吁弑其君

完

衛莊公之世子完庶子州吁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公卒州吁弑完而自立凡弑君稱君君无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則曷為或稱人或稱國稱國以弑大臣弑之也稱人以弑衆人弑之也稱臣則曷為或

氏或不氏不氏惡之甚也且州吁將以為君非復臣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禮盛曰會簡曰遇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二年鄭人伐衛州吁將報之以宋公子馮之在鄭也使告于宋帥陳蔡而伐之宋公使來乞師公不義州

呼而辭焉公子翬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
不稱公子公羊穀梁曰翬之不稱公子與弑公也夫
翬之伐鄭未嘗弑也且弑君而以不氏為貶而足乎
不足不若不貶之愈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未能和其民使石厚求定於石碏石碏教之朝
陳而求覲於王厚從州吁如陳石碏告陳人圖之陳
人執之而請泣於衛衛人殺之于濮稱人以殺衆詞

也言衛人皆欲殺之也州吁既為君矣其曰殺州吁
何也不能君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而立之不言晉歸于衛而書曰
衛人立晉何也言歸則晉求入也言立則人立之也
世子之不言立固其所也非世子未有不立而立者
也雖非其所然而衛人之所共立蓋許之也其不稱
公子何也將以為君非復臣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鄭九
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成也諸侯不二嫡仲子不得祭於惠公之廟以桓
故為之宮禮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魯以
周公祭文王文王周公之廟用八諸公因之非禮也
隱公問於衆仲於是初獻六羽不言佾羽而不干婦
人無所事武也公羊穀梁曰初獻六羽始僭諸公也
天子八佾公六諸侯四然則大夫二而士無佾矣可

乎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故邾人請於鄭以伐之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大小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邾小而先鄭主兵也

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宋人伐鄭圍長葛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五年邾鄭伐

宋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郢也將救之間於使者
曰未及國公怒弗救故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
言渝棄舊怨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之娣待年於國不與嫡皆行也媵不書書叔姬
賢之也吳無君無大夫賢季子而書吳使札來聘亦
猶是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蔑德

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不可以廢事也位
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

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凡稱弟母弟也異母則稱公子各從其親者稱之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嘗朝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故伐之不言獲而

言以歸尊王官也穀梁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

天子之使也稱衛則衛可見戎衛則衛不見而何以

為貶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者天子巡守鄭人助祭太山之邑也鄭伯曷為以其邑與魯將以易許田也許田者魯朝宿於成周之邑也周衰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朝祊近魯許田近鄭是以易之天子在焉而私易田其言使宛來歸祊鄭之罪也曷為不言以許田與鄭事未定也宛之不氏

貶之也或曰鄭大夫之未賜族者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未通而名者蓋通於惠公之世也

辛亥宿男卒

宿嘗通矣其不名失之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

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子翬將為公殺桓公以求大宰公不許翬懼反譖

公於桓公與之謀而弑之不書弑諱之也薨而不地
隱之不忍地也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穀梁曰賊不
討不書葬雖在內也雖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詞也
若隱公之禍將誰討乎蓋將討乎桓公隱亡而討桓
將誰使為君隱亡而討桓是重亂也故隱亡則桓君
矣討君之難孰與討齊之難不討齊則葬之不討君
則不葬非訓也故凡弑君不書葬不成喪也隱十年
無正事不在正月也公羊曰隱不有其正穀梁曰隱

不自正亦有事在正月而不書者乎蓋未之有也未
之有也不書宜矣

春秋集解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要卷一千三百

經部

春秋集解卷二

宋 蘦轍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乎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為未足而益之以璧耳曷為不言易諱之也言假有歸之道焉言易則已矣凡歸未有不受者也假未有不予以鄭伯之使宛來歸祊也書歸書入魯鄭皆罪也其以璧假許田也書假而不書予祊之謀隱公為之矣桓因而成之非專其罪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此弑其君與殺其大夫其言及何也由弑及之也華
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
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公羊曰
孔父字也其不名賢也諸侯不生名死猶名之大夫
生名死而名正也孔父之死何賢而字乎且方名其
君而字其臣禮乎

滕子來朝

滕嘗稱侯其稱子王所黜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平也稷之會將以平宋亂也既而受賂立華氏故書其所以會春秋之會未有書其故者也會而書其故言非其實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澶淵亦書曰宋災故言諸侯始以宋災為會既而無歸亦非其實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郜鼎華氏之賂也華氏之賂為不可受矣而又納之

大廟甚之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公及戎
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凡公行反而告廟則書不然則否特相會往來稱地
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會衆詞也一出而二事
則或致其前或致其後致其重者也隱公之不至何
也將不終為君不以告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約言而不盟也有以相命故不可以言會未嘗歃血故不可以言盟

六年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譙公會齊侯于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

鄭世為周卿士王貳於虢故周鄭交惡王以諸侯伐鄭不言王及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君臣之詞也不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諸侯之師王之所得用也於是鄭人及王戰于繻葛大敗王師射王中肩不言戰王者無敵莫敢與之戰也不言敗諱之也

大雩

旱也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曷為以大言之雩上帝

也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以周公得
祭上帝謂之大雩言大於諸侯也左氏曰凡祀啟蟄
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閑蟄而蒸過則書秋大雩
書不時也夫龍見而雩常祀也旱雩而以常祀言之
失之矣

錄冬州公如曹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
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同桓之適長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書公羊曰
喜有正也喜有正所以病桓也然則非病桓將不書
乎穀梁曰疑故志之然則非疑將不志乎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
朝

八年春正月己卯葬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葬
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王之三公也王將逆后于紀而使魯主之故祭
公自魯如紀不稱使謀昏也遂繼事之詞也大夫出
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
曰遂得失則視其實而已祭公自魯逆王后公子遂
如周及晉皆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媵而及齊宋盟
專繼事者也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也王者無
外命之則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劉夏逆王后于齊不書其歸此何以書魯為之主也
既曰王后矣此其稱紀季姜何也自紀稱之也父母
之於子雖其天子后猶曰吾季姜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相朝正也有故而使世子攝事畏大國也蓋禮
之變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侯與公為會於桃丘既而背之與齊鄭來戰故書曰弗遇過在衛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六年北戎伐齊齊太子忽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餼之使魯為之班魯以周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以齊衛來戰于郎不稱侵伐而稱來戰無詞也鄭雖主兵而先書齊衛猶以周班正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祭仲有寵於鄭莊公為公娶鄧曼生忽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突雍氏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而繼之以突之入與忽之出仲以出君易死罪之也突之不稱公子

何也將以為君非復臣也其曰歸于鄭何也凡反其國無難曰歸有難曰入無難而內不喜曰復歸有難而內不喜曰復入復者厭之之詞也突從祭仲以歸于鄭則無難矣鄭忽未逾年之君也未逾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不能君也忽之為太子也齊侯將妻之忽辭人問其故忽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或問之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而況以師昏乎故其立也國人不

附大國不援以至於出奔蓋未嘗君也故不稱子公
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其知權也忽何以名春秋伯
子男一也詞無所貶夫以出君為知權亂之道也故
祭仲名也非字也且方名二君而可以字其臣乎嫡
子稱子禰先君也庶子不得稱子不敢禰先君也非
伯子男之謂也且雖伯子男其可一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
二月公會宋公于閼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晉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突篡其兄而立春秋以君許之何也諸侯雖以篡得苟能和其民而親諸侯內外君之則以君書之不沒其實也雖君而實篡雖篡而實君皆因其實而已不然則否不能君也衛州吁陳佗是也

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多責賂於鄭公五為會以平之宋公不可故與鄭
師伐宋伐而言戰伐而又戰也不言及宋人戰何也
以國地則及宋人戰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巳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戰猶以鄭故也先言會而後言日既會而後戰會
戰異日也不言所戰後也衛宣公未葬其子出會諸

侯非禮也燕戰則稱人敗則稱師何也與齊宋序戰皆稱爵敗皆稱衆也

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

弟語來盟

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大夫而盟其君禮乎禮諸侯不親盟於他國大夫即盟於他國非敵君也雖盟其君可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者粢盛之所藏也壬申災而乙亥嘗書不害也
然而周之八月非嘗之時也公羊曰御廩災不如勿
嘗而已矣災而為害則不嘗若災而不害而可以勿
嘗乎事之不可以意推者當從史左氏史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不言以何

也公用之也諸侯而用諸侯則言以私用之也用之
以公則人自用也用之以私則我用之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

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諸侯不生名突之名失地也突將殺祭仲不克而出
諸侯之出奔必有出之者矣言其出不言其出之者
何也君實有國而出於臣臣雖有罪而君至於失國
自取之也然則弑君何以稱臣弑君之罪重於出君

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嘗為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鄭世子忽何也於其出言其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恃以反國者惟世子也舍是無足以歸者矣突既出則忽之歸無難矣然而鄭人之所不喜也

許叔入于許

鄭莊公之入許也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

偏使其大夫公孫獲居許西偏許叔因鄭亂以入於許猶有鄭難焉故曰入叔之不稱公子將為君也不名而字無與爭國者也凡將君而非爭者皆字許叔蔡季是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稱入忽在內難之也公羊曰何以不言忽之出奔忽之為君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夫突入

于櫟未入于鄭忽未嘗奔也而何以書之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袁伐鄭

地而後伐既會而後伐也穀梁曰疑詞也非其疑也
蓋以為伐突以正忽也夫突在櫟不在鄭伐鄭非伐
突也乃所以救突也公羊穀梁之妄若是者衆矣不
可勝非也故各非其一而已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

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之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宣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宣姜與朔構伋子使齊盜殺之并及壽子故二公子怨惠公而立公子黔牟惠公出奔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趙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之不稱公子將為君也不名而字無與爭國者也
自陳陳奉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

葬未有不稱公者此其稱侯何也傳失之也或曰周
褒諸侯不請謚於天子故葬則稱公蔡桓之稱侯請
之天子也夫諸侯既沒不請於天子而稱公非禮也
然則魯君生而稱公諸侯之大夫皆稱公子亦非禮
乎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諸侯葬而魯往

會從其臣子而稱公亦可謂禮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灤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

非禮也灤之會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灤夫人不會也穀梁曰夫人伉也夫人雖伉而與於會可以不書乎雖不伉而不與於會其可書乎其不言及何也及上下之詞也與不相屬也

所以惡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齊侯通於姜氏使彭生戕公不言戕諱之也公薨不
地故也此其言齊何也在外不可不言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

桓公

春秋集解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解卷一千三百一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三

宋 蘿轍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左氏曰文姜出故也文姜之出孰與桓公之薨且出在三月舍其大而言其細失之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桓公之薨夫人與聞焉魯人責之故出奔不言奔諱

之也不稱姜氏以為夫人之義絕不為親禮也或曰所以貶之也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天子之卿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王將嫁女於齊故使魯主之而單伯逆之單伯不稱使何也外大夫使於魯則稱使詳之也於他國則否略之也單伯逆女為齊行也故不稱使公羊穀梁曰此逆王姬也然則單伯為魯大夫矣魯無單

伯天子之世卿也且魯大夫必名使魯主之則周人送之齊人逆之足矣魯人何為逆之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者命之以策也衛襄公之沒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不稱天王闕文也

王姬歸于齊

自我歸之也不言齊之來逆館之于外弗與接也

齊師遷紀邢鄙部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
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紀侯之弟也齊方無道其欲滅紀久矣紀非齊

之敵也天子莫之治諸侯莫之救紀侯內則不能下齊外則不忍抗齊以殘其民將棄國而去故以郿與季使為附庸以無廢先祀故書曰紀季以郿入于齊言非叛也季之不名附庸之君且喜之也

冬公次于滑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鄭

世子忽復歸于鄭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殺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殺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以篡衍之出也以惡儀剽雖國人之所立而突衍

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而已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昔者孔子之門人疑孔子之為衛輒也子貢入問之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故曰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不反之詞也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

不見迫逐故不言奔雖失地之君而原其行事則周
亶父也故賢之而不名公羊曰何以不言滅為齊襄
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齊哀公烹
於周紀侯譖之於是九世矣世蓋有復九世之讎者
乎且襄公非志於復讎者也雖或以是為名春秋從
而信之可乎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不書葬此何以書齊以告也齊侯取其國而葬

其夫人取之則有罪而葬之則禮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忘齊之讎而越境以與其人狩非禮甚矣或曰齊人齊侯也不言齊侯為公諱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鄭黎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以納朔也不言納將言朔之入故也朔以殺二兄為罪而諸侯納之言納則罪在納者而入者幸

矣言入則罪在入者而納者亦未免也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言復入而不言納亦猶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朔之入猶有黓年在焉故稱入

秋公至自伐衛

公及諸侯伐衛以納朔王人救衛不勝諸侯朔遂得入朔入而公至雖不言納而公之罪亦明矣

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衆也左氏以為與雨偕公羊以為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按歷代天文志記衆星同隕者以為星隕如雨蓋無足怪也

秋大水無麥苗

是時麥熟五稼苗而未秀皆為水所害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
禮秩如適襄公絀之故作亂不稱公孫將為君也凡
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然春秋所書無道而稱臣者六
齊諸兒雖無道而無知以其私弑之故稱無知晉夷

臯楚虔雖無道而趙盾公子比疑於無罪故稱盾及
比陳平國蔡固雖無道而罪不加於國人故稱微舒
及般齊光雖無道而崔杼之惡甚於光故稱杼言各
有所當已不必同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齊雍廩殺無知而稱人以殺言齊人皆欲殺之也不
稱君不能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既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凡當立者不言納與入如宋襄公之納齊孝公言伐而已不言納與入也言納與入非當立者也子糾小白皆齊襄公之庶弟而爭國故子糾言納而小白言入糾之言納而不言入納而未得入也小白之言入自入也不言歸子糾難之也不稱公子皆將為君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子糾之死魯殺之也鮑叔謂魯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管召離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寶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其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何也不予齊人之使魯殺其親也故使齊自尸之且曰有國而不能庇一人亦所以病魯也公羊曰稱子糾宜為君也或因公羊而益之曰此殺未踰年之君也夫子糾小白皆以庶弟爭國未知孰宜為君也未知孰宜為君納而未得入而以為未踰年之君也可乎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凡諸侯遷國自遷曰某遷于某人遷而有之曰某人遷某猶以為附庸也故不言滅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之舊號也不稱荆人夷也獻舞之名失地也凡獲諸侯不言獲而言以歸尊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凡諸侯滅同姓名其非同姓君行則稱君臣行則稱臣滅人之國其罪均也而其實不可不別譚子之不名未通也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叔姬始以媵歸紀紀侯去國無歸而叔姬歸魯及紀

季自定於齊而後歸鄭善其得禮故書稱紀叔姬明
非嫁也歸魯不書非寧且非出也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

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桓始合諸侯以平宋亂自是遂得諸侯故四國皆
稱人言衆與之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公與齊宋秦敗
楚于城濮三國皆稱師蓋春秋之書始得諸侯者好

會則稱人兵會則稱師以示衆與之也至襄八年晉悼公會諸侯之大夫于邢丘改命朝聘之數儉而有節則大夫亦皆稱人蓋亦衆與之耳

夏六月齊人滅遂

討其不會于北杏也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公羊於此言曹沫手劙劫桓公以求汶陽之田管仲許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

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由此著乎天下予以為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浮說而非其實也齊魯之怨不在桓公曹沫無以發其怒一也使曹沫誠以劫得盟如華元子反則春秋要盟不書楚宋之盟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而不書盟今書公會齊侯盟于柯二也故公羊不足信也魯仲連稱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失地五百里及桓公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手於壇坫之上三戰所亡一朝而復案長勺之戰莊

公始用曹沫以敗齊自是魯未嘗敗安得所謂三戰
三敗而兵劫桓公求侵地者乎故仲連亦不足信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齊將伐宋請師于周假王命而行故單伯會之書曰
單伯會伐宋後也凡天子之大夫出會諸侯不繫之
王尊與諸侯比也王人而後繫之王微以王為重也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鄖
宋服也天子之大夫與於會盟而魯不在則書之如

魯大夫內之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自春秋以來陳序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介於
二大國而為三恪首故桓因而進之遂終春秋

夏夫人姜氏如齊

禮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歸寧兄弟文姜
之於齊桓兄弟也親行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鄖

鄭宋之附庸而叛宋諸侯為宋伐之故以宋人主兵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討其侵宋故以宋人主兵

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會而不書其人內之微者也盟未有不同者也此其
曰同盟何也有不同者服也於是鄭始聽命穀梁曰

不言公疑與讎盟也柯之會公既與齊盟矣何獨至
於幽而疑之讎雖不可與通而襄公亡矣桓公之霸
不從則國病為國故許之也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鄭既受盟而不朝齊詹鄭之執政也故齊人執之不
氏未賜族也凡執大夫稱人何也諸侯之尊執一大
夫得失未可以斥之也稱行人非其罪也不稱行人

罪之也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滅遂而戍之不戒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
饗齊戍醉而殺之書齊人殲于遂自取之也春秋之
書敗亡其自取者三齊人殲于遂梁亡王師敗績于
茅戎以為其所以自處者固敗亡之道而非敵之罪

秋鄭詹自齊逃來

詹之義當以身受齊責以絳國患而逃遁自免故不

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戎之侵何也未及侵而追之追之而去兵未嘗
交也

秋有螽

螽短狐也含沙射人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背
所無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郢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不書以遂事故書其曰陳人之婦略言之也大夫
受命以出共命而不敢專政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
稷不得已而專之可也非利而專之則是擅命者不
稱公子翬之伐鄭伐宋是也結雖擅命而稱公子蓋
許之也

夫人姜氏如莒

莒非父母之國而往姦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

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

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釋也青過也書曰青災肆赦非常事故書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惡甚矣而薨葬盡禮春秋無異辭焉何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子為父隱道在其中矣而文姜之惡何損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凡殺其臣惟世子母弟稱君以為人君之尊殺一大夫得失未可以斥之也故稱人以殺殺有罪也以為

國人殺之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以為國君殺之也其曰殺其大夫云者雖殺有罪猶以殺大夫為惡也殺其公子則又甚矣凡殺大夫皆稱名大夫生名殺而名之正也殺而不名賢之也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祭叔祭公之屬也祭公天子之卿士不正其外交故不言使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之稱人以其來聘特書也不曰荆子使其來聘未
列於中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叔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不言來公在外也禮朝聘
於廟於外非禮也

秋丹桓宮楹

公將娶於齊故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桷以誇示齊

女非禮也不言新宮久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親迎禮也穀梁曰親迎常事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夫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謂常乎親迎而不志則踰年即位可以不志矣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不與夫人皆至夫人不從公而自入失夫婦之正
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大夫執贊以見夫人禮也公將以侈夸之故使大夫
及宗婦皆見且皆用幣用者不宜用者也男贊大者
玉帛小者禽鳥女贊不過榛栗棗脩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而不稱爵不能君也公羊曰羈
曹大夫也曹無大夫羈之書三諫而去賢之也以為
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何也以為有大
夫乎則賢羈而不氏何也故曹羈者曹之世子而非
大夫也

赤歸于曹

赤曹公子歸為君者也羈出則赤歸無難矣

郭公

闢文也公羊穀梁曰郭公赤也失國而歸于曹也使
郭公失國如曹將書曰郭公赤出奔曹先書赤歸于
曹而繼之以郭公非詞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自是通好於魯故嘉之不名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

禮日食則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故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今魯鼓而用牲于社皆非禮也

伯姬歸于杞

不書杞來逆女逆者非卿非禮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亦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魯大夫出朝聘曰如何也禮成在外未必於我也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也其不稱弟何也母弟之親於
其相殺及奔則正之其餘則否非義之所在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而大夫不名殺無罪也公羊曰大夫之不
名衆也晉殺其大夫郤鍇郤犨郤至亦衆矣而名之
何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非禮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季友之舊也越境而葬其舊非禮也原仲之字大夫既沒不名也

冬杞伯姬來告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

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十九年王子穎作亂不克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
穎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於是
齊侯伐衛敗之取賂而還書齊人以賂故賤之也書
衛人及齊人戰罪其不服也不地戰於衛也伐不言
日伐不以日成也此其稱甲寅何也戰之日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冬築郿大無麥禾

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何也劉向春秋說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此則所謂大無麥禾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大夫出聘於諸侯曰如而不曰聘不必其成禮也告

糴之不言如何也告者在我雖不得糴猶告也凶年告糴急民病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殿

因舊曰新改舊曰新作新作則書新不書此何以書凶年不新可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因其出而新之不若因其入而新之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雖滅而叔姬守義于鄆故繫之紀賢而錄其卒葬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齊將降鄣故出兵以備之將卑師少故言次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之附庸也齊人力降之復為附庸故不言滅紀已入齊鄣無所附故不言取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

月齊侯來獻戎捷

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
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而况親獻之乎

秋築臺于秦

郎薛秦皆地也一歲而三築臺譏其勤民而傷財也

冬不雨

凡不雨甚則曰大旱甚而歷時則首月必書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管仲之邑也魯人德齊桓而為管仲城邑非常
法也然而管仲之功加於天下義之所許也凡城諸
侯城其國曰城某國城其邑曰城某邑邑有常處不
待國別而知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桓為楚之伐鄭也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

故書先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莊公世子般公弟慶父叔牙季友公疾問後於叔牙
牙欲立慶父問於季友季友請以死奉般是以君
命酓叔牙曰飲此則有後於魯不然死且無後牙飲
之而卒立叔孫氏叔牙將為亂而未成季友因其未
成也誅之而不名其罪且不廢其後兄弟之恩君臣
之義至矣故從而書之曰公子牙卒以為得其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公薨必地詳凶變也薨於路寢得正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慶父使圉人犧賊子般于黨氏書曰子般卒諱之也其名莊未葬也不書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既賊子般而奔齊其曰如何也書奔是名慶父之罪也書如則未名慶父之罪也名慶父之罪必誅

之而後可以兄弟之故因其出奔而緩之且為之諱
親親之義也公子牙今將耳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
故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
親之至也

狄伐邢

春秋集解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三百二

經部

春秋集解卷四

宋 蘦轍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子般之庶弟不言即位繼故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耳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慶父之賊子般也季友奔陳君幼國亂魯人思其賢
請於齊侯而復之齊侯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蓋魯大夫之出未有言其至者也書曰季子來歸喜
之也不書其出子般之難力不能禁為之諱之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桓公曰
若之何而去之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
可取乎對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故書曰齊仲孫來

存魯亡魯制在仲孫非齊侯之所使也不書其名嘉之也其言來非盟且非聘也公羊穀梁曰齊仲孫者公子慶父也謂之齊仲孫外之也魯慶父而謂之齊仲孫春秋宜當然乎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吉祭也禮三年之喪畢而禘于太廟以正昭穆今未三年而用吉禮以禘于莊廟故書曰吉禘于莊公不稱莊宮何也用其禮物以祭莊公而不及羣廟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慶父使卜齕賊公于武闈故書公薨而不地不書葬不成喪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通於慶父欲立之閔公之薨夫人與知之故出奔不言奔諱之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之賊子般而奔齊也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其弑

閔公而奔莒也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何也方其賊
般而奔齊也君臣之義當誅矣季子推兄弟之恩因
其出奔而緩之可也及其復弑閔公也雖欲以兄弟
置之不可得矣故正其罪而書出奔於是季友以賂
求慶父於莒而殺之然而春秋不書刺公子慶父何
也季子以兄弟故殺之於隱不名其罪也然則叔牙
之死也曰公子牙卒而慶父不卒何也牙之罪不見
故可以言卒也慶父之罪見於出奔矣不可復卒也

蓋莊閔之際禍發於兄弟季子處之義行於不得已而恩施於不可復加春秋蓋善之也

冬齊高子來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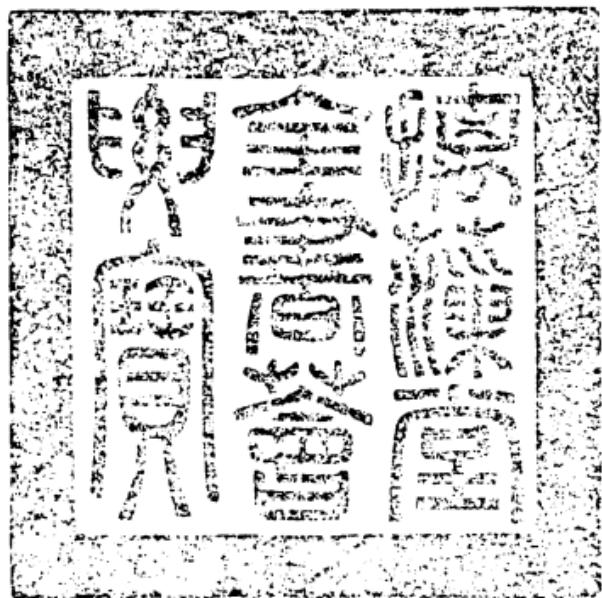
此齊高傒也其盟平魯亂也不言使不書其名猶仲孫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鄭文公惡高克之為人使將兵而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之所惡者高克也而弁

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春秋集解卷四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郭宣

謄錄舉人臣何思鈞